

新创儿童文学系列

新闻出版总署“十二五”重点规划图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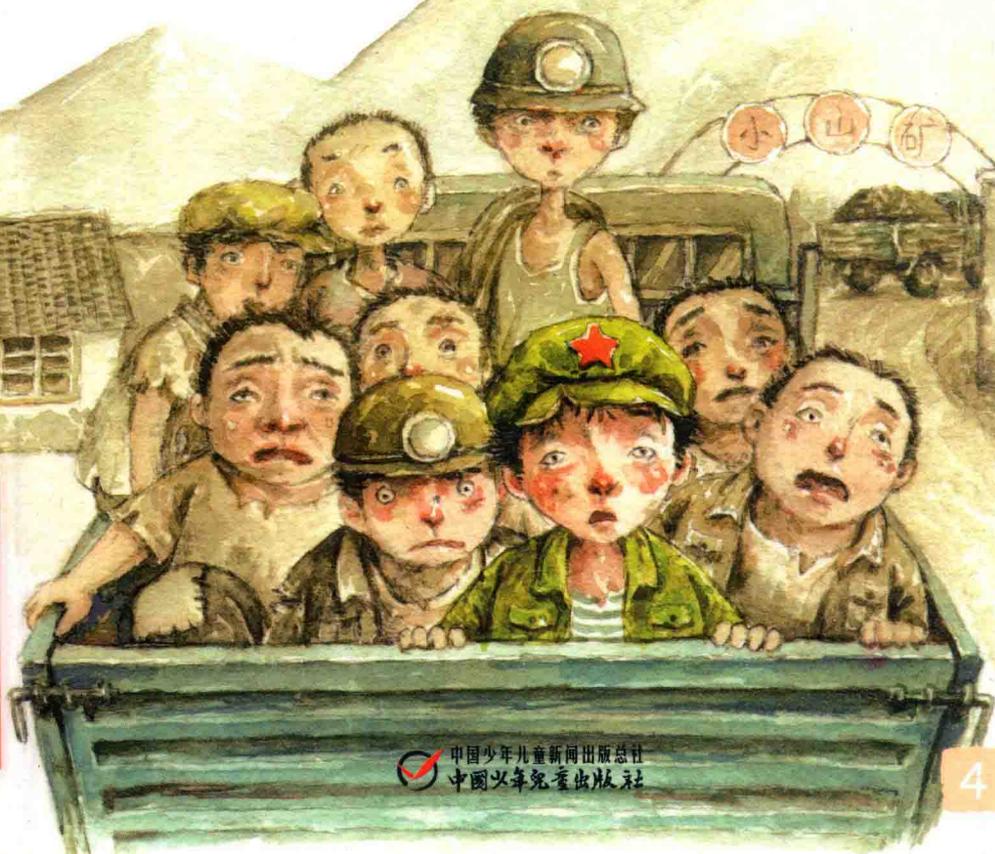


丁丁当当

山那边还是山

彩插版

曹文轩 著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4



丁丁当当

山那边还是山

彩插版

曹文轩 著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丁丁当当·山那边还是山：彩插版 / 曹文轩著. —
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2.7 (2014.4重印)
(新创儿童文学系列)
ISBN 978-7-5148-0759-2

I. ①丁… II. ①曹…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
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46238号



DINGDINGDANGDANGSHANNABIANHAISHISHAN(CAICHABAN)

(新创儿童文学系列)

出版发行：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人：李学谦

执行出版人：张晓楠

策 划：张 楠 徐寒梅	插 图：刘振君
审 读：林 栋 聂 冰	美术编辑：许文会
责任编辑：王仁芳 沈 娜	杨晓霞
责任印务：杨顺利	责任校对：张 静

社 址：北京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12号楼 邮政编码：100022
总 编 室：010-57526071 传 真：010-57526075
发 行 部：010-57526201 010-57526231
<http://www.ccppg.com.cn> e-mail: zbs@ccppg.com.cn

印刷：北京市凯鑫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80mm×1230mm 1/32	彩插：10 印张：5.5
2012年7月北京第1版	2014年4月北京第6次印刷
字数：137.5千字	印数：42001-50000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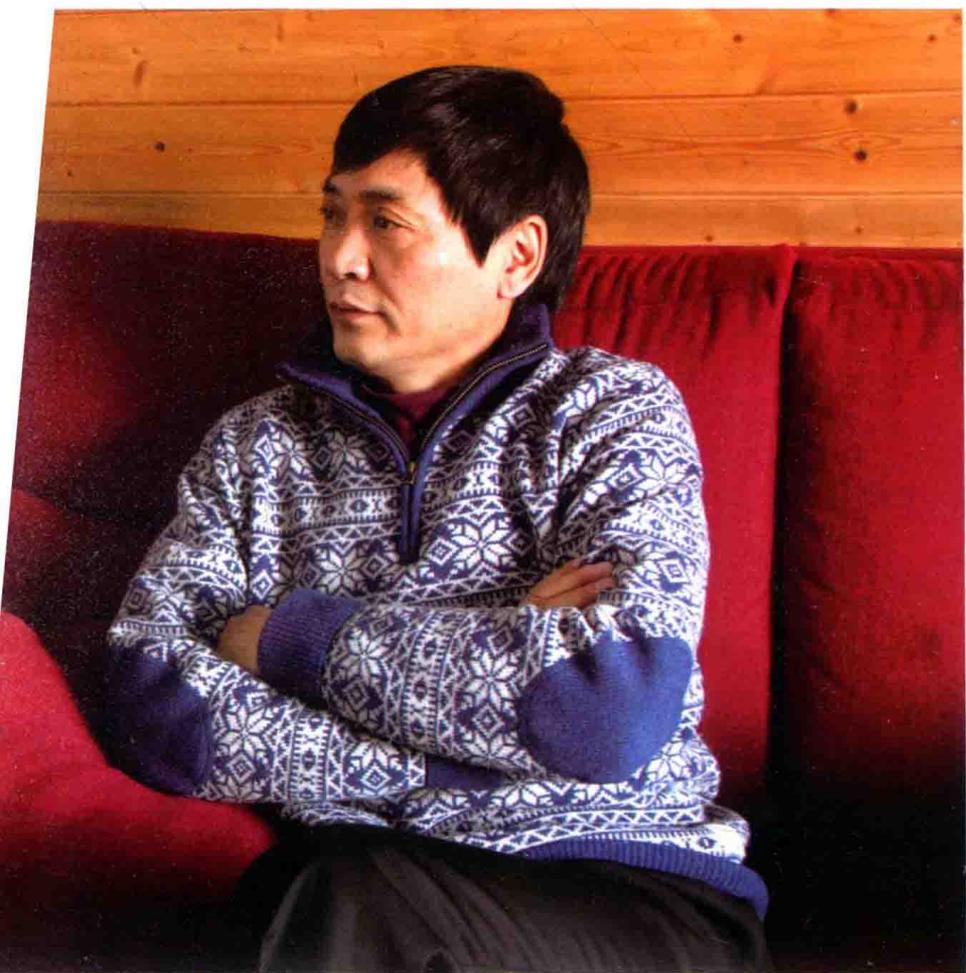
ISBN 978-7-5148-0759-2 定价：17.80元

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随时向本社印务部（010-57526539）退换。

作者简介

作家、学者。1954年生于江苏盐城。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代表性长篇小说有《草房子》《细米》《红瓦》《根鸟》《天瓢》《青铜葵花》《山羊不吃天堂草》《大王书》《我的儿子皮卡》等；主要文学作品集有《忧郁的田园》《红葫芦》《蔷薇谷》《追随永恒》《三角地》《曹文轩精选集》《曹文轩自选集》《曹文轩经典作品》等；主要学术性著作有《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第二世界——对文学艺术的哲学解释》《小说门》等。2005年出版纯美小说系列，200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曹文轩文集》（14卷）。多部（篇）作品被翻译为英、德、法、日、韩等文字。曾获国际安徒生奖提名奖、中国安徒生奖、宋庆龄文学奖金奖、冰心文学奖大奖、国家图书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图书奖、金鸡奖最佳编剧奖、中国电影华表奖、德黑兰国际电影节“金蝴蝶”奖等四十余种重要奖项。





曹文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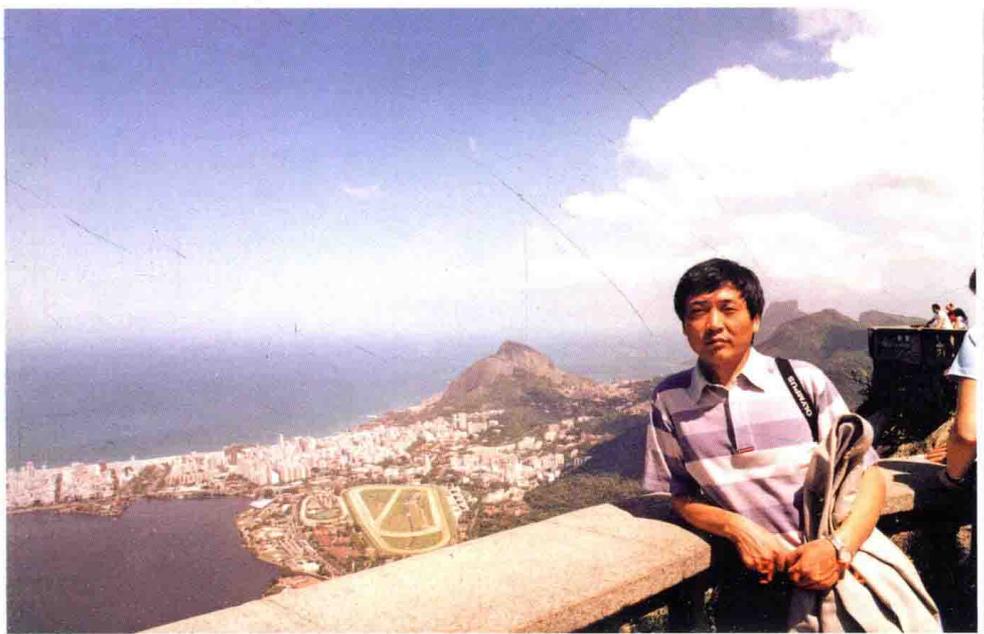
路上遇见一群藏族孩子，当然要与他们拍张照啦！

——2000年10月摄于四川阿坝



在古巴作家协会给古巴的作家们介绍中国的文学创作。

——2002年9月摄于哈瓦那



身边是苍茫的大海，空气里是浓浓的海的韵味。

——2002年9月摄于巴西里约热内卢



面对连绵起伏的雪山，心里只是无边的静穆。

——2005年7月摄于挪威



累了，在异国的花丛前坐一会儿，空气里弥漫着一种未曾闻过的花香。

——2005年7月摄于挪威



无论走到哪里，最喜欢的，就是站在孩子们中间。

——2006年9月摄于德国柏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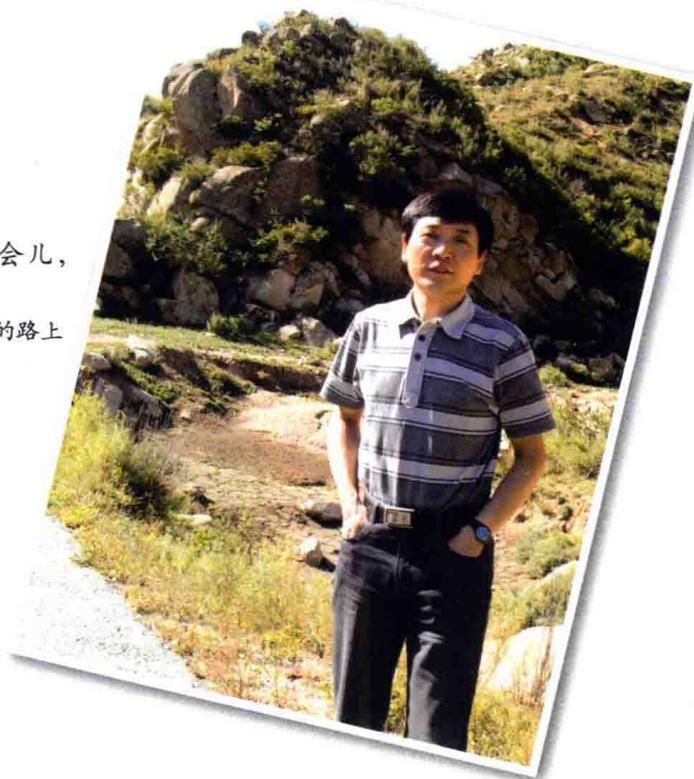


一个人醒着，其他人都歪倒着睡了。

——2009年8月摄于台湾朱铭美术馆

开车累了，停下来歇会儿，
随便拍张照片。

——2010年9月摄于通往雾灵山的路上



被孩子们簇拥着的照片很多很多——被孩子们簇拥，是个幸福的人。

——2010年10月摄于西安



那个穿红衣的人是著名藏族作家丹增，跟他在一起，时间一寸一寸都很快乐。

——2011年6月摄于波罗的海的拉脱维亚



也许，那铃铛是他与当当灵魂会合的地方，两只铃铛，两条命，是不可缺少一只的——没有它，他还能叫“丁丁”吗？



我的任何一部作品，都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酝酿过程，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很少有这样的情况：今天忽然想到了一个好题目，或者说忽然得到了一个好材料，按捺不住，立马动手将它写了出来。我也曾试过，但不行——横竖写不下去。手中握着笔，心里却始终没有把握，一边写一边犹疑，越写越没底气，写着写着，不由得发出一声叹息，将稿纸团团巴巴，把那些已经勉强写出的文字失望地扔到纸篓里，然后拍拍手，对自己说：别急别急，还是老老实实地等等吧。一等也许就是许多年。这期间，那个心里自认为很有气象的东西，会不时地像灌木丛中一只兔子，探露一下脑袋，看一下四周，就又无声地消失了。它会在我心里留下一丝痕迹，但并不深，而是浅浅的、似有似无。终于有一天，它又探出了脑袋，随时随地，或是在飞机上，或是在火车上，或是我与一个朋友喝茶时，或是在街上溜达时，或是在厕上，而这一回的情形与过去大不相同：这脑袋却怎么也不肯缩回去了，不仅脑袋不肯缩回去，连整个身子都一点一点地露了出来，很固执地在你的心野上跑动、跳跃，日日夜夜地撩拨着你。事情到了这步田地，我知道，这个“孩子”终于在记忆的黑暗子宫里待不住，闹着要出世了。那些天，我的心思会每时每刻地跟着它——更准确地说，是它整天拴着我的心思。一天早晨，我说：动手吧！于是就开始了写作，速度极快。《草房子》和《青铜葵花》等，我只用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将它们搞定了。

《丁丁当当》的故事种子，我已记不得究竟是在何时就埋在了心里。这些年我甚至不止一次地跟一些朋友和出版社讲过。我说我要写

一个傻子找傻子的故事。但一直迟迟没有真正地面对它。决定让它出世是在去年年底。

就我这个特定的人而言，这样的写作过程也许是一个很合理的过程。我喜欢这个词：沉淀。沉淀是对素材的考验，经不住沉淀的素材，大概也是不值得伺候的素材。沉淀的过程还是一个不断丰富素材、调整素材的过程。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会对一些东西看得越来越清楚、越来越透彻、越来越接近美妙的境界。我发现，最早被我迷恋的这个素材，到了几年、十几年以后，它已经大大地变样了。当我将终于写出来的作品在与从前打算写出来的作品进行比较时，心里总是庆幸：幸亏当初没有硬写出来。因为两者在质上实在具有天壤之别。

现在出来的系列长篇《丁丁当当》，是当初被我认定为素材的《丁丁当当》所根本无法比拟的。这其间的时距，大概有十年吧。

还是一如既往的追求：我写的必须是一部艺术品。其他方面，我考虑的并不多。让自己的文字活得长久，这是我永远的希望。我要做到让我的任何一个作品，都得往前走，不停地往前走，不求名噪一时，只求生命四散和恒久。从写作的那一天开始，我就在潜心琢磨：一部作品究竟凭什么能穿越岁月的风尘呢？我没有一刻放弃过对这个问题的追问。多少年孜孜不倦地摸索，自以为也多多少少地悟出了一些真谛，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了一些可以让作品成为艺术品的元素和基本面。也许我永远也不能特别明白地说清楚它们，但我能感觉到它们的存在。

《丁丁当当》必须是艺术品——我在动手之前，就反复告诫自己。不然就不要去做。费时费神，不将它们做成艺术品，速衰速朽，又何

苦呢？我明明知道，有些事情不是你想做到就能做到的，但我无法改变我的痴心。写一天，就顽固地坚持一天。说与日月同在，是狂话，但能与自己相伴一生，在鬓毛白尽时，还能看到自己的文字依然活着，也就足矣。

《丁丁当当》也许与我以往的作品有所不同。它一定与《草房子》和《青铜葵花》等作品有些区别。里头多了些幽默。但我对幽默始终有我自己的定义。我一向认为，幽默是超越了悲剧喜剧范畴的，它肯定不只属于喜剧范畴。最高级的幽默是这样的：当笑在嘴唇如水波漾开时，泪珠正从眼眶盈盈欲出。挨在幽默身旁的是滑稽，但滑稽绝对与幽默不可同日而语。滑稽比幽默要低一个档次。当下一一些作品，所谓幽默，基本上属于滑稽的层次。没有内容的笑，基本上是一种空洞而无聊的声音。

但《丁丁当当》无论与《草房子》和《青铜葵花》等作品有多大的不同，也还是一娘所生，是同一血统。在它底部所蕴含的最基本的品质，与这个家族的其他成员并无差别。我喜欢这个刚刚出生的孩子，甚至有点儿偏爱。

谢谢为这个系列长篇倾注心血的所有人，谢谢！

2011年11月16日夜于北京大学蓝旗营住宅

曹文轩

contents

目录



第一章 大雾弥漫	1
第二章 屠杀	9
第三章 打开囚笼	17
第四章 白狗	25
第五章 一条傻狗	29
第六章 亮疤	33
第七章 小旅店	41
第八章 开往黑暗的卡车	43
第九章 网狗	47
第十章 黑矿	53
第十一章 漫山遍野的傻子	57
第十二章 绝对的黑暗	63

第十三章	号啕大哭	67
第十四章	神出鬼没	71
第十五章	停不住的篮球	79
第十六章	逃离	89
第十七章	惩罚	95
第十八章	死死抱住柱子	101
第十九章	“勾住这小子的魂儿！”	109
第二十章	劝狗	113
第二十一章	陷阱	121
第二十二章	鸣枪	129
第二十三章	寂静的山谷	133
第二十四章	绳索	141
第二十五章	最后的鸣枪	147
第二十六章	雨中奔跑的豪猪	151
第二十七章	大逃亡	157

第一章 大雾弥漫



丁丁总在往前走。

前方像一盏明灯，而他像一只迷恋亮光的飞蛾，扇动着翅膀，不停地追逐着亮光。

前方就是当当。

当当就是那盏亮闪闪的明灯。

明灯不分昼夜地亮在遥远的前方。

丁丁仿佛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当当：就在那儿！就在那儿！

他毫不犹豫地往前走着，从太阳刚刚升起，一直走到太阳缓缓落下。

天天如此。

他必须走到当当那儿，然后带他一起回家，回到终年被水汽包裹着的油麻地。